

常识才是起跑线

世象管见

吴启钱

太平盛世，“一言兴邦”或“一言丧邦”的事几乎难有，但因某一个说法而对生活甚至对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形则并不罕见。比如当下让很多父母焦虑不已的子女教育问题，就可能与“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买个学区房，给孩子一个好的环境，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我们听到很多房地产商这样推介自己的楼盘；“给孩子多补充营养，长高个，变聪明，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奶粉商与营养品商会这样做营销；“培优课程，择优择校，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各类培训机构也会这样说。

在这样的氛围中，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对于年轻父母来说，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法定”职责，或是一种“神圣”使命，实际上更像是一种命运的催告，一种虽然不

知道来自何方但绝对不敢违抗的命令。

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一些家长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尽量不让自家孩子的成长条件比同龄人差；宁可自己省吃俭用，也要找社会上最好的资源、最好的培养方式，尽量让自己的孩子多才多艺、优秀出众；聚在一起，说来说去离不开孩子的分数，谈来谈去离不开孩子的成绩，比来比去都是孩子的才艺和技能。焦虑如传染病，在家长中蔓延。孩子们呢？本该简单的童年，却被“押去”这个那个培训班，无周末无假期，快乐如同轻风，从孩子们的成长岁月中吹过，几乎不留痕迹。

没办法，社会竞争那么激烈，人生不一定会赢，但至少不能输，只有“从娃娃抓起”了。更狠的则喊出了“起跑即冲刺”的口号，功利浮躁，乱象横生，甚至有点残酷。

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强调：“培训乱象，可以说是很难治理的顽瘴痼疾。家长们一方面都希望孩子身心健康，

有个幸福的童年；另一方面唯恐孩子输在分数竞争的起跑线上。别的孩子学那么多，咱们不学一下还行啊？于是争先恐后。这个问题还要继续解决。”

解决这个问题，是对孩子成长的起跑线作一个清晰、准确的界定。笔者认为，对于未成年人，分数竞争不是起跑线，认识了多少字、做了多少题、背了多少首唐诗，都不能保证孩子未来会成长为一个有知识的人；才艺竞争也不是起跑线，会演奏几种乐器、书法美术获得哪些奖项、有哪些体育特长，也不能保证孩子未来会成为一个有素质的人。当年中科大学少年班的那些神童，多数早早陨落，类似的反面例子有不少。

原因在哪？站错了起跑线。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成才，常识才是最重要的那条起跑线。

常识是学问的基础，著名作家萧伯纳说：“有足够的常识便是天才。”常识也是一个人成长的根基。英国政治家哈利法克斯伯爵说：“人无常识，百事难成。”歌德更把常识看作是“人类的守护神”。具备常识即高人。诸葛亮借东

风，靠的是自然常识；唱空城计，用的是人心常识；不主蜀，凭的是政治常识。而一个没有常识的人，比如试图靠“大神附体刀枪不入”的“神兵”拯救的大清，其不顾常识的后果，是加速灭亡。

不顾常识、违背常识甚至颠覆常识的人与事，在社会中还有不少。去年那本“平安”的《平安经》，结果作者自己被查，哈哈大笑。前几天又出来一个“熟蛋孵鸡”，则更加离谱。可笑又可悲的是，越是脱离常识之事，越能博得人们的眼球，越是荒唐的雷人语言，越能获得点赞。那些像“水变油”等分明是侮辱智商的项目，越是能获得投资。那个培养“熟蛋孵鸡”超能力的职业学校，不是招收了一批批试图让自己孩子赢在起跑线上的家长么。

这种情形的出现，背后是不顾常识而追求奇迹的心理，常识需要积累，更需要言传身教。因孩子教育而备受折腾的家长，让你的孩子站在常识的起跑线上吧，让他们因拥有常识而乐享一个快乐简单的童年，因常识的加持而让人生跑得更久更远。

禁微则易，救末者难

温故

程然

“禁微则易，救末者难。”语出范晔《后汉书·桓荣丁鸿列传》，为丁鸿写给汉和帝奏疏中的话，意思是说：在萌芽阶段抑制不良之事容易，等到酿成大祸时再去挽救就难了。这是一种谆谆告诫：小节易制，大错难救，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形成、发展、终止的过程，从事情的量变阶段开始入手矫正，才不会酿成不可救药的质变后果。

丁鸿是东汉名儒，其才学品行先后得到汉明帝、章帝、和帝的赏识。汉和帝时升任太常、司徒。和帝虽继承皇位，但窦太后把持朝政大权，其兄窦宪官居大将军，跋扈恣肆，欲谋叛逆。公元92年，发生日食。丁鸿借此良机上书皇帝，指出窦家权势对国家造成了危害，导致出现日食的不祥征兆，建议迅速改变这种状况。汉和帝听从丁鸿的建议，撤窦宪官职并赐死，避免了一场政变大祸。

丁鸿的奏疏中有一段发人深省的言辞：“若救政贵躬，杜渐防萌，则凶妖销灭，害除福臻矣。夫坏崖破岩之水，源自涓涓；干云蔽日之木，起于葱青。禁微则易，救末者难。人莫不忽于微细，以致其大。”成语“防微杜渐”，即源于此。

中医治病，十分注重预防，《黄帝内经》就有“治未病”之说：“是故圣人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我国未来城市化的两个趋势

新知

姚洋

我国未来城市化有两个趋势：一个是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向中心城市区域再集中，另一个是全国1800多个县市的农村居民向县城集中。关于第二点，我认为未来可能会实现县城和村庄的融合。

趋势一：人口再集中

人口再集中，指的是人口从三、四线城市向一、二线城市集中，然后到了城市化区域里又进行分散。这个趋势在世界很多国家发生过，我把它称为人口的“大集中、小分散”。

我国未来会形成一些城市化区域。国家已经宣布了九个中心城市名单，围绕这九个中心城市将形成七个大的城市化区域，可以预见，到2035年，全国60%以上的人口将集中在在这七个城市化区域里。

这种发展趋势对中国经济的意义是非凡的：第一，进一步集聚会带来更大的效益。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个新的增长极，深圳极有可能成为与硅谷并肩的高科技创新中心。第二，经济地理会发生大调整。城市化区域的经济比重会增加，非城市化区域的经济比重会下降。第三，会对房地产业产生影响。新的城市化道路给城市化区域带来人口的持续增加，将可能导致这些中心城市的房价得以维持，甚至有所上涨，而非城市化区域的房价要维持住就很难，特别是那些人口流出的城市。

由此，我们需要一些配套措施，比如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高考改革等。目前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太激进，比如让县级及以下城市全面开放，只要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居所就可以申请户口。可以采用的方式是用居

住证代替户口登记，弱化户口所附带的公共服务属性。在这个过程中，要把公共服务拉平，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也是“十四五”期间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高考是户口最大的福利，我们主张把地方高考和全国统考结合起来，全国统考面向那些户籍和学籍分离的学生，这将有利于大城市地区开放户籍的执行。

趋势二：县域经济的发展

未来城市化的另一个趋势是农村居民向县城集聚，县域经济变得越来越重要。自2014年以来，劳动力流动趋于平稳，跨省流动人口基本停止增长，开始出现返乡创业的潮流，但我们从这一现象中也要看到乡村隐性失业在增加。

到2035年，我国仍将有四分之一的人居住在农村，有三四亿人。即使最终我国城市化完成了，

我估计全国还有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乡村振兴的核心在哪里？不是发展农业，核心必须是为农村居民提供较高质量的非农就业机会。

在中西部地区，主要应该实施人口就地城市化，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仍应是主力。举个例子，江西省新干县现有35万人，箱包产业占全国中低档箱包生产的80%。一个箱包只赚5元左右，但对当地老百姓来说就是个福音，因为厂里干活月收入有保障。很多人开始买小轿车，这是富裕的标志之一，因为小轿车完全是消费品。

有了产业，我们的扶贫成绩才有保证，乡村振兴才有基础，才能实现城乡一体化。如果能把农村变成宜居之所，我们的乡村振兴战略也就实现了。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来源：北京日报

漫画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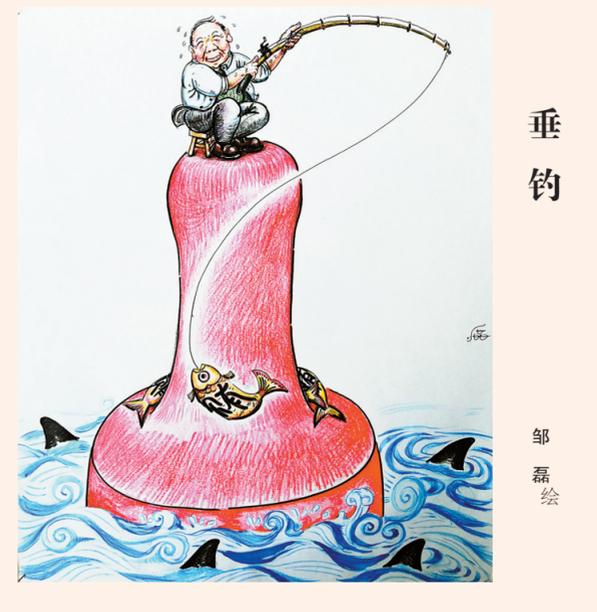
根基

王铎 绘



揽客

蓝波 绘



垂钓

邹磊 绘

弃富贵如敝屣、以孝义名天下……

探寻客星山、董孝子墓背后的故事



王清毅

客星山位于慈溪市（原属余姚），又名陈山，其名因严子陵“客星犯帝座”的故事而来。

汉建武元年，朝廷出了条“客

星犯帝座”的新闻。据《严光传》记录：光武帝听朝，有太史出列，惶急奏告：臣昨夜观星象，见客星冒犯御座甚急。皇上闻言笑道：这是朕与老友严子陵在一起睡觉时，他把脚搁在我的肚子上了，不



碍事！这里已明确以客星指代严光，客星山的得名，应是缘此而来。

光武帝赏识严子陵的人品才学，破格任命他为谏议大夫。这样的厚禄高官，别人求之不得，严子陵却喜欢过自由自在的平民生活，对官场礼仪应酬很觉庸俗难堪，坚决推辞，不肯就职。最后逃出洛阳，返回老家隐居起来。

这年隆冬的一天，大雪纷飞，严子陵冒雪出山访友。归来时渡河上岸，猛回头瞥见远处有五匹马，直往渡口疾驰而来，第二匹马上骑坐的官员，正是前番来访他的使者。他心生一计，赶快把脚上的麻鞋倒过来穿好（混淆行走方向），踏着遍地的碎琼乱玉，来到陈山边，拐过山嘴，向着山顶迤迤而去。

严子陵这种弃富贵如敝屣的气概，受到后人赞扬。为纪念严子陵，乡亲们便把陈山称作“客星山”，在他上岸的渡口，建造了一座“客星桥”，附近一带过去叫“高风乡”，则出自范仲淹对严子陵“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评价。

汉代至少还有三个姓氏地名遗存在慈溪市境，为大家所熟知而往往习焉不察的杜湖、白洋湖和董孝子墓。

海湾湾口，由于泥沙沉积而将海湾与海洋分隔而成的湖泊，通常

称为潟湖。杜湖、白洋湖就是潟湖。遥想曾有先民自发团拦堤去咸，欲求饮用、灌溉，但成规模凌修且见诸文献记载、金石刻物的，当是杜、白二将军的善举。明“天启六年（浙省）抚宪潘泰”“奉圣旨杜白二湖蓄水灌田不许侵占著勒石永禁”碑中就有反映，碑中原句：“有杜、白二将军者捐田为湖，汉唐宋以来先后修筑，蓄水灌田，故湖名杜、白……”由此知杜湖、白洋湖由杜、白二将军舍田浚湖而来，是明确的姓氏地名。

东汉永元八年（公元96年）二月，汉和帝专为笃行孝道的董黯大行旌彰，并下《征孝子董黯擢议郎诏》。董黯却以赡养老母，辞不应征，依然朝夕侍母行孝。董黯孝行不但为时人所重，也被后人崇仰。单在历代不少谒墓诗中，就多有反映。

宋人应絳曾在谒墓时留吟云：“渺渺灵绪土，厥否名黄杨。有汉董征君，体魄厝其乡。人以孝而重，地以孝而扬。迄今瞻仰下，悠悠思且长。”不但道出了董黯孝范的影响与他董孝子的仰思之情，也确指其墓园在灵绪黄杨岙。

元末明初，慈溪名士乌本良有至黄杨里（当时之里名，大概为今之黄杨岙一带）之行，也是专为访谒董墓而来，有他的《谒董孝子墓》诗可证：“汉家董孝子，卧卧黄杨里。世事任沧桑，朝朝白云起。”诗人表明了自己对东汉董黯孝范的敬仰和对孝风长扬的祝愿。董黯墓园，亦称董家园，其址在今慈溪市龙山镇黄杨岙，为慈溪市文物保护单位。